

香蒲草
系列

栀子花香

曹文芳◎著

一切的生生死死、细细碎碎的故事总会归于一种平静，那是一种包容力很强的平静，隐隐中透着些许希望，而生命就在这种平静中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梔子花香

曹文芳/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栀子花香/曹文芳著.—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9

(香蒲草系列)

ISBN 978-7-5391-4366-8

I. 栀… II. 曹…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821 号

栀子花香 曹文芳/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林 云 孙 迎

特约编辑 杨 华

插 画 熊三仔

装帧设计 胡小梅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1230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1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4366-8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序

曹文轩

文芳是最小的妹妹，我离开家乡去北京读书时，她才六岁。

在一个子女众多又不太富裕的家庭，最大的孩子和最小的孩子所享受的优待可能总要比其他孩子多一些。我是长子，再加上我当时已经在镇上报道组工作可以挣得一份工资，所以在家中自然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所有繁重的劳动一概免去。我有时间侍弄我的鸽子，我有时间去钓鱼，我有时间百无聊赖地躺在田埂上傻呆呆地仰望天空。很自由，无边无际的自由。然而，一个人的自由终究是孤单的，这时，最小的妹妹便成了我的影子和尾巴。

我去放飞鸽子，她穿着三妹的大褂子，拖着父亲的大布鞋，吃通吃通地跟着我，跑着跑着，鞋子掉了，回头穿上，又跟了过来；我去钓鱼，她就搬张小板凳，坐在旁边，我需要个什么东西，总是支使她：去，给哥哥把这个拿来！去，给哥哥把那个拿来！她觉得她很重要，因此很快乐。钓鱼是一件磨人耐性的事情，坐了半天，浮子却纹丝不动。小妹开始坐不住了，不停地闹着要回去，我期待着下一秒钟的收获，不愿放弃，就哄她安慰她，让她安静。当我重新坐在椅子上，盯着水面时，她捡起地上的泥块，啪地扔进水里，水面一下子漾开了，一圈一圈的涟漪向岸边扩展开去，我就挥动鱼竿嗷嗷吼叫：“回去揍扁了你！”她知道这是吓唬她的，并不害怕……小妹使我的那段寂寞岁月多了许多温馨，许多热闹。

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至今，我仍然是乡下人。在我的作品中，写乡村的占了绝大多数，乡村的色彩早已注入了我的血

液，铸就了一个注定要永远属于它的灵魂。二十年岁月，家乡的田野上留下了我斑斑足迹，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那里的雷，那里的雨，那里的苦菜与稻米，那里的一切。而在这一切的乡村记忆中最温暖的莫过于亲情。《草房子》讲述了我和父亲的故事。形神憔悴的父亲忧心忡忡地背着病入膏肓的我行走在城市与乡村，早已成为我人生永恒的画面。而我同样喜爱也是我认为我所有作品中最沉重的《青铜葵花》，更多地封存了我和妹妹的童年生活。

四个妹妹中，小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得到我的呵护和关爱也最多。回想往事，我总能看到自己的一个形象：夜晚的星空下，一个瘦弱却结实的男孩，让妹妹骑坐在自己的肩上，沿着田边的小道，步行几里路，穿过三四个漆黑寂静的村庄，还要穿过有鬼火闪烁的荒野，露水打湿了裤腿，一路颤颤抖抖地高唱着给自己壮胆，却引来黑暗里一阵狗吠，吓得他驮着妹妹一路狂奔，气喘吁吁……而这只是为了带妹妹去远村看一场电影……

小妹后来考进了幼师，她的舞跳得不错，还在当地的演出中获过奖，父亲一直引以为豪。可幼师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一个条件极差且又离家很远的机场学校（就是她在《天空的天》中写到的那个学校）。父亲很着急，写信给我，让我劝慰小妹。就在我考虑怎么写信时，小妹的信先到了。她觉得迷茫，甚至有些灰心失望。这让我看到了很多年前与她一样的自己，世界好像是混沌一片，就像家乡的雨一样，人被罩在其中，辨不清方向。后来是阅读和写作使我找到了出路，并使漂泊不定的灵魂终于有了一个落脚之处。

我愿意帮身处困境中的小妹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幻，但是梦境的实现却是我无法代劳的，我甚至帮不上她任何忙，一切只能看她自己的造化，自己的打拼。与此同时，我无数次的告诫小妹：写作只是让人心安，而不可以将此锁定为最终的目标而将全部赌注压在这里。后来的事



实证明，她完全听懂了我的话。她喜爱着文学，但又不指望它。她很轻松、很自在走进了文学，并日渐沉浸在其中，自得其乐。写到现在，她越发地认为，写作只能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能成为生命必须要实现的全部。我承认，在对文学的态度上，她有时甚至比我恰当。

每次我从北京回老家时，以前从来不要礼物的小妹，总是打电话叮嘱我给她带书。后来，盐城那边的书店越做越大，许多书那边也有了。我就不住地为她开列书单，然后她就照着书单在那边的书店直接购买。如今，她家的藏书，大概也算是盐城的大户了。父亲在世时，甚至对人夸耀她的小女儿，说她读过的书其中有一些我这个哥哥都没有读过。

她开始动笔写作，并不是在我的鼓励下进行的，而是由于父亲的督促。最初的几篇文字，差不多是父亲与她的共同创作。后来，两人背着我不忐忑不安地投稿，却居然中了。父亲的喜悦更甚于她。

在写了一些短篇以后，她就开始瞒着我写作长篇。长篇的组织 and 布局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很麻烦，很艰难，它牵涉到作者驾驭大规模结构的能力。她最初的尝试并不成功。之间，加之父亲的离世，使得她的心绪变得非常差。所幸，她没有放弃。她终于慢慢地懂得了何为长篇。几部长篇出手后，我看了一下，并没有给予优或劣的评价，只是说了一句：是长篇。

二十多年时间里，我看过她长长短短无数的稿子，我知道，在这些捧给我看的初具模型的文字后面还有着更多一遍一遍反复打磨不计其数的半成品。现在问世的文字，是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的成果。好在小妹的全部并不都在文学。她的生活还有无数的方面。其实，我以为，她人生最成功的方面并不在文学。

也许，这样地看待文学在人生中的位置，是最适宜的。

2008年8月1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录

序·曹文轩	3
栀子花香	7
凤仙花染红的指甲	18
荷花田	27
黑痣	35
槐树林	42
青绿土坡	49
秃疤	58
红杏	66
盐滩	75
竹秀	84
清溪镇	97
后记	156



梔子花香



家家户户的天井里都长着一株，或是几株月季花，油光碧绿的树叶间，托着一个个大花朵，不是粉红就是深红，衬得家家日子红红火火的。推开门，总能走出一趟孩子来，少的三五个，多的八九个，给那红火的日子又添了一份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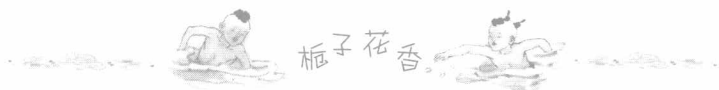
村里只有卜奶奶家没有月季花，门前有棵梔子树，春夏时，梔子花开，一树嫩白，浓郁的香味沁满一村子。梔子花白得素雅，但缺红火。卜奶奶家又没一个孩子，这缺红火的日子又缺了热闹。

月娥上学，要路过卜奶奶家门口，每次看到的总是同一个画面：卜奶奶坐在梔子树下，做着针线活。月娥问娘：“卜奶奶怎天天坐在梔子树下？”娘说：“梔子树是卜奶奶的命根子，梔子树开花的时候，只能看，不能摘。”

月娥记住了娘的话，可对梔子树格外的好奇。

月娥家兄妹四个，爹是村长，整日在村里转，娘整日围着田地





转，由着兄妹四个自己打闹着过日子。

过年，兄妹四个出门拜年，挨家挨户跑一圈回来，两只口袋里塞满了糖，拿出来数，比谁亮纸糖多。大哥说亮纸糖好看，不吃，用竹蔑子挑住，插在屋里的笆柴墙上。

黄黄的笆柴墙上，挂上一块块亮纸糖，陡然生辉。一丝风吹进来，纸糖晃动，耀花了人的眼睛。

开了春，月娥和大姐、小妹拿下自己的亮纸糖吃，一剥开，傻眼了，亮纸糖里的糖块不翼而飞，都变成了黑泥块。一个个都被大哥骗了。

小妹虽小，可十分霸道，这是爹宠的，村里做红白喜事，都请爹去吃饭，爹口袋里不时有糖和花生，爹一股脑地给了小妹。小妹口袋里有好吃的，派头十足，要哥哥姐姐巴结她，才得到糖和花生。

大哥居然偷吃了小妹插在笆柴墙上的糖，还了得，小妹一把揪住了大哥的衣服，嚷着要糖。

大姐闷脾气，嘴撅得老高，气呼呼地站在笆柴墙前，一句话也不说。

月娥是爆竹性子，稍不如意，就坐在门槛上嚎，一直嚎到手脚发麻，脸色发紫。若是大哥、大姐和小妹招惹的，偏要娘把他们训斥一通，她才停止哭。若是爹娘不留神招惹了，也得给她认错。月娥见省了几个月舍不得吃的亮纸糖不翼而飞，气得直蹦直跳。

娘火了，把大哥、大姐、月娥和小妹挨个儿揍了一遍。邻居卜奶奶跑来劝娘别打孩子，娘抱怨着：“不知前世作什么孽，生出这么一趟操心的孩子。”





卜奶奶叹息着：“唉，孩子再闹也是你的福啊。”

孩子多的人家，跟月娥家一样，成天闹腾着，只有卜奶奶家清静。

月初，家家门前的月季花又一次挂满花骨朵，没几天，就是一树的花。孩子们喜欢摘朵花插在黑辫子上，插在扣眼里，或是别在书包上。月娥摘下一朵最大的花，掐下一根根刺，带到学校，插在课桌间的桌缝里显摆。

第二天，每一张课桌上都插了一朵鲜艳的月季花。

没多久，卜奶奶家门前的栀子树萌发了花骨朵，渐渐绽开，一树雪白，惹花一村孩子的眼睛。家家大人提醒：“栀子花是卜奶奶的命根子，不能摘啊。”

夜里，月娥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爬上卜奶奶家的栀子树，摘了一把花骨朵带回家，养在水里，花在水里一点点盛开，真漂亮。

白天，月娥的手痒痒的了，可每次走过栀子树前，总见卜奶奶守在树下，没机会摘，心莫名其妙地怦怦跳。

盛开的栀子花，眼看就要凋零了，月娥心急如焚，跟大哥、大姐和小妹说出了心思。大哥想出一个绝妙主意，和小妹一起捏着嗓子喊：“小店里上火油打了，快拿瓶子打火油，去迟了，就被人抢空了。”

这些日子，小店没有火油打，大半人家没有火油点灯，卜奶奶瞎灯瞎火地过了半个月了。听说有火油打了，卜奶奶拎着火油瓶直往小店里跑。

月娥和姐姐猫在卜奶奶家屋后，见卜奶奶的身影完全消失，爬上树，摘了一篮子栀子花。

卜奶奶火急火燎地走进小店，店主见卜奶奶跑得满头大汗，手里提着火油瓶，十分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老人家了，火油还没有到家。”





卜奶奶一路骂着：“哪个促狭鬼，让我白跑了一趟。”没到家，远看到一树雪白的栀子花没了，碧绿的枝叶间，只夹杂着几朵栀子花，孤零零的。卜奶奶跑回家，伤心地抱着栀子树，大声地哭。

村里人听到哭声，跑来了，见一树雪白的栀子花没了，愤怒地骂：“哪个畜生，摘了栀子花啊！”

“杀千刀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把卜奶奶家的栀子花都摘光了。”

.....

月娥兄妹傻眼了，姐姐把一篮子栀子花藏到屋后的秧田里，一朵也没敢拿出来戴。

晚上，娘仍在喋喋不休地骂偷栀子花的。

兄妹几个低着头，哑巴了。

第二天，月娥兄妹见卜奶奶神情黯然地坐在栀子树下，吓得一个也不敢在卜奶奶家门前走，上学，都是绕过一大片稻田走。

卜奶奶年轻时，村里人管她叫卜嫂，生过一趟孩子，大儿子叫狗儿。一天，狗儿伏在草窠里捉刀螂，突然喊肚子疼，瘫在地上。在菜园里锄草的卜嫂抱起狗儿去看病，狗儿直哆嗦，脸像只紫茄子，嘴里吐白沫。不一会儿，就死在卜嫂的怀里。

卜嫂的心碎了。

太阳落了，狗儿被埋在村后的田地里，卜嫂伤心得将头往墙上撞，一心想跟狗儿走，听到小儿子毛毛的哭声，才断了随狗儿去的念头。

毛毛六个月大，一点儿不闹人，最多是屁股湿了哭几声，可狗儿走后，毛毛天天夜里哭，两个月后，竟睡死在被窝里。毛毛是个吃奶

的孩子，死了睡不得屋里，也睡不得棺木，在西墙根铺层稻草，让毛毛睡，晚上，被人用草席包走了。邻居婶子在毛毛睡过的身底下，摔碎一只碗，洒了一些白石灰祛邪。

卜嫂的第三个儿子一落地，就用红线绳扣住孩子的手腕，唤名叫扣儿。卜嫂成天守着扣儿，接着几年，卜嫂又添了两个儿子：一个在天亮生的，叫亮亮；一个小桃头，眼睛乌溜溜的，长得最好看，叫桃头。

卜嫂和卜哥带孩子到地里插秧。插着插着，一片乌云从头顶横过，整个天暗了，凉风习习地吹，一阵透心的柔爽。可那一棵棵刚栽下的秧苗，纤细的身子经不住风吹，呜呜地叫。不一会儿，天上响起了雷，卜嫂怕孩子受惊，一抬头，不见了在田埂边的楝树下玩的亮亮和扣儿，四周寻找，见扣儿和亮亮手挽手过田边的独木桥，心悬到嗓子口。突然，扣儿和亮亮一闪身，栽下了河，卜嫂吓得双腿一软，昏在地上。

桥下的河不深，都是黑糊糊的淤泥，等卜哥和做活的人将扣儿和亮亮救起时，扣儿闷在淤泥里死了，亮亮活了下来。

卜嫂整天在田里、菜畦、灶台上忙碌，没有一个笑脸。到第二年春天，桃头会走路了，卜嫂肚里又有了孩子，脸上才又有了活气。

一天，卜嫂去河边洗衣服，把亮亮和桃头带在身边，肚子里的孩子受屈，用脚踢。卜嫂直起腰让孩子喘气，一抬头，看见亮亮爬上河岸的木柱，桃





头在木柱下仰着头看。“啪”的一声，木柱冒出火光，亮亮摔了下来。

木柱是电线杆，上面缠满了紫藤，野鸟在上面筑了窝。桃头要窝里的鸟，亮亮上去掏，孩子哪知道这是电线杆啊！亮亮就这么走了，一夜间，卜嫂的头发白了。

冬天到了，雪盖住了茅舍，卜嫂肚子里的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喜得卜哥眉开眼笑，去刘家偷了一只小碗，讨个吉利，“刘”意即“留”。

卜嫂唤女儿叫小碗。

转眼间，桃头带小碗提着篮子去打猪菜，去了很久，不见回来。卜嫂不放心，去庄后看看，远远地看到桃头捂着心口，小碗一拐一拐，卜嫂的心一沉。

卜嫂和卜哥背着桃头和小碗去看病，奇怪的是，这两个孩子到看病的二爷家，脸色好了，哪儿也不疼。一回家，又疼起来，可一去看病，又不疼了，折腾了几个来回，卜嫂和卜哥带孩子去让仙姑看。

仙姑说是到阴间查看，一支香的工夫，仙姑说两个孩子打猪草，碰了阴间的一趟小鬼，她给孩子挂上护身符，又拿了几张黄黄的纸钱，在桃头和小碗的身上绕几圈，叫孩子对着纸钱哈口气，然后，把它们烧了。

卜哥和卜嫂磕头许愿：只要孩子病除，十个猪头供菩萨。

半夜里，桃头和小碗发高烧，桃头喝下卜嫂喂的一杯茶，睡了，这一睡再也没有醒来。三天后，小碗退烧了，目光呆呆的。

卜嫂倒下了，不想活了，滴水不进，没几日，就只剩下一口游气在抽。村子的婶子要给卜嫂穿上寿衣，卜哥坚决不让，死死地拉着卜嫂的手：“你不能走，我们还有一个小碗。”

卜嫂不忍心了，开始喝了一口粥汤，卜哥有了指望，细心地伺候着卜嫂。

卜嫂活下来，但手指甲、脚指甲都干瘪脱落了。

卜嫂能下床做活了，卜哥在田里挖沟时，吐了一口血，栽倒在田里，被人抬回家。卜嫂的泪水哗哗地流。卜哥说太累了，睡睡就没事了。不到半年，卜哥走了。这个家只剩下卜嫂和小碗。卜嫂也不指望什么，带着小碗一天天过。春天接夏天，夏天接秋天，秋天接冬天，一晃也就十多年过去了，小碗成了大姑娘，村里没一个姑娘有小碗好看的，脸蛋红扑扑的，特别顺眼。

春天，接连下了十多天雨，到处水汪汪的，小碗坐在窗口，望着窗外飘着的斜斜的雨，卜嫂给小碗梳着漆黑的大辫子，梳好后，卜嫂就去里屋捶草搓绳。

小碗对雨痴了半天，突然，一闪，消失在雨幕里。

卜嫂搓完一小捆草出来，见小碗跑没了，冒漫天的雨出门找，一找就八年。没有找到小碗，她带着一棵梔子树回到村里。

村里人忌讳“白”，喜欢月季，月月盛开，红红火火；而卜奶奶家长着梔子树，一年盛开一次，一片雪白。

月娥兄妹听说卜奶奶失去一个又一个孩子，梔子树是她的命根子，内心十分愧疚。

一天放学，月娥和一群同学走，多远闻到梔子花的清香，知道卜奶奶家的梔子花又开了，一个个绿色的花骨朵，绽开笑靥，半绿半白，很是迷人。

卜奶奶坐在树下，见孩子们过来，指着梔子树：“喜欢梔子花



的，挑开了摘。”

孩子们先是一愣，然后，激动地跑到梔子树下。

“不准摘。”月娥大声呵斥着。

大家愣住了，盯着月娥看，月娥说：“花开在树上好看。谁敢摘一朵梔子花，我就捶他一拳。”

大家骂月娥毛病，月娥捏起拳头，凶巴巴地冲上来。卜奶奶赶忙说：“不吵了，不摘，听月娥的，花开在树上好看。”

大家见就要到手的梔子花没了，甩下月娥，气冲冲地走了。卜奶奶抓着月娥的手：“别怪他们，是奶奶让他们摘的。”

“奶奶，你怎给他们摘梔子花呀？”

“奶奶老了，不想再守着梔子花了。”卜奶奶深深地叹口气，“看样子，是等不到小碗回来了。奶奶不怕死，就怕死后眼睛看不见，摸不着回家的路，你的声音大，你能在奶奶死后的四十九天里，天天喊奶奶回家吗？奶奶听到你的声音，就能摸着回家的路了。”

“行。”月娥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月娥兄妹背着书包，走过卜奶奶家门前，见梔子树上的花骨朵都绽开了，好似落了一层白雪，在粘着露水的阳光下，熠熠发光。

一个个嗅嗅鼻子，深深吸了一口梔子花的清香，上学了。

走到校门口，月娥突然间，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卜奶奶怎没在梔子树下？掉头往回跑，大姐喊着：“月

